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鑫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劉秉楨

李真實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啟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

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  
疏頃寃詔鐫三級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  
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  
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慎喜怒省刑罰卽如鄭  
鄖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  
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遷東官官屬不及先  
生楊廷麟等之旨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  
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耻七不如有不如鄭鄖  
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鄖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

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麟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圍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兵

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  
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  
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  
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畧知學問  
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  
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  
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  
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  
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

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  
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  
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  
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  
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  
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况敢有其子乎  
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  
太息絕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  
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

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舜文  
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  
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  
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  
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  
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  
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  
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  
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適爲

傳口先生又爲上辯忠僕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赦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赦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碑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

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僨事者上聞詞達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輩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

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  
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宣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  
而學則長次輔蔣入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戌  
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旣道周有學便可  
徑用何言移戌上笑而不言旣退卽御書原官起用  
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尋以  
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  
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  
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助卒執鄭

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  
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  
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  
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給至婺  
源明堂里見執繫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  
不死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諳宋儒  
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  
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虛見不動  
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繙毫氣質宋儒雖言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尙須商量也

卷之三

生齒始知物  
食肉始知味  
早日齒無半缺少  
如是者數年  
齒根皆已生滿  
其後食肉益加肥厚  
不知其味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其明其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其知其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

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方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正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目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

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  
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卻然摸索未明  
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  
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  
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  
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儼統說話周程說  
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  
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  
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

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腳。人心頭學地須積